

席絹

作品集



愛情相守的兩顆心

是不是注定得還天妒郎

戏点鸳鸯

Xijuan



124

I247.5
X29

戏
点
鸳
鸯

席
绢
著



ZL155193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441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戏点鸳鸯/席绢著. -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0. 10

ISBN7-80587-522-7

I. 戏… II. 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3550 号

戏点鸳鸯

席绢 著

*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兰州市八一路 20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金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 字数: 110 千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ISBN7-80587-522-7/I·484 定价: 9.80 元

夜深人静，沉沉的夜色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罩在梁府的上空。此时此刻，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一灯如豆，梁府的隐密书房中，坐着一老、一少两个人。

老人憔悴的病容上有着些许激动，更有着死亡的阴影；长期的病痛消蚀了他的生命力，但他的精神不为此而萎顿。他炯炯有神的双目，正十分渴切地看着他的孩子——有着感伤，有着喜悦，有着释然与欣慰。

坐在老人面前的，是一个俊美的男孩；那一双充满英气的星目显然得自老人的遗传。他的神情相当沉重，流露着隐藏不住的哀伤。

“玉石，知道为父叫你来此的原因吗？”

“孩儿不知。”

老人深深吁了口气，以充满爱怜的眼光注视着他这个俊美的孩子。

“这些年来，苦了你了。”

身为景昌县的县令，他——梁文生县爷，一个小小的官，

并不能贡献多大的作为；但他即得到全县县民的爱戴。因为当今朝中，不贪污的官吏比凤毛麟角更为稀奇，而他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个。实在可笑呵！做官应有的操守，竟成为人人眼中的好官范例。由此可知，大宋的朝政日渐败坏，绝非只因外患而已。

而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年头，景昌县的人民还能过着平静而富足的日子，全是因为他——梁玉石所致。

谁都知道景昌县的梁捕头，不仅是梁县爷独生子，更是刚正不阿、武强高强的好捕头。有他在，没有任何宵小可以在县中横行；六年来，在他的努力下，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，不必与其他县一样，为了逃避盗匪作乱，天灾而流离失所。

但，在奸佞横行的年代中，好人是无法存活的；不懂逢迎巴结那一套，就升官无望；不懂谄媚阿谀就会惨遭排挤，更甚者惨遭杀身之祸。

三天前，一道命令下来，使得景昌县陷入愁云惨雾之中，也使得向来身体不好的梁文生病情更加严重。

梁玉石轻轻握住父亲枯瘦的手，说道：“爹，别说这种话！孩儿过得很好，没受到任何委屈。”

梁文生愁惨的苦笑两声。“很好？是吗？将一个俏生生的姑娘，硬是训练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男子，四处缉捕盗匪，这种出生入死的生活能称之为‘好’吗？”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始剧咳。

梁玉石急忙拍抚父要的前胸；此刻，她的一颗心纷扰杂乱，她意图使父亲冷静下来，并且告诉他，也许那只是巧合相同的名字，又如何能证明他就是石伯父的遗孤呢？她当然知道傲龙堡，知道北方修罗石无忌；他是个大商人，有一支军队、一座城池、是个可怕又神秘难测的男人；傲龙堡能在兵荒马乱中卓立十几年，让朝廷与外藩戒慎三分，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！它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性；没有人可以探知它的过去，没有人知道石无忌一家子的底细。

在两年前，当杭州首富苏光平一夕之间突然破产，以致一家大小全部不知流落何方开始，以及后来几个当权大收接二连三的猝死，这些都令梁玉石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。因此经她这多年来的暗中查访，发现那几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犯下当年石家灭门血案的凶手，但是因为这些事件全部处理得干净利落，根本无法得知是何人所为。

但……真的跟傲龙堡的主人石无忌有关吗？好一直认为只是名字相同的人而已；在她的心中，她的丈夫石无忌早在她四岁时便已死亡。二十多年来，她存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替石家报仇。不！她不能接受她丈夫仍然活着的事实！甚至应该说——她无法相信那个可怕神秘的北方富贾就是她的丈夫！

“爹，您冷静一点！傲龙堡的石无忌不可能会是我丈夫

的。天下之大,同名同姓的人并不是没有,您根本无法确定他是不是,又怎么能要我以未婚妻的身份前去成亲?而且,说不定那个石无忌是不是我丈夫,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明天的问题呀,我们逃吧,爹。”

外面的更夫已敲过三更,梁玉石的心中益加着急了起来;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就这样含冤送死!她那一生清廉爱民的父亲不该得到这种下场的!

梁文生摇摇头:“逃走?然后使县民遭殃?一个父母官该作这种自私的打算吗?玉石,为父从未如此教过你对吧?为父虽然无能保护县民,但这点担当还是有的!不要叫我做出不仁不义的事。况且,能死得其所又有何惧呢?”他从怀中拿出一块白色宝玉,手掌大小的无瑕玉面上,精刻着九条飞龙,巧夺天工、精致得教人移不开目光。梁玉石见过它一次,它叫“凌云龙佩”,是石君傲生前爱不释手的古玩;后来,当他在得知拜把兄弟的妻子有孕时,立刻慨然相赠,并说道:“若生男,是石家歃血为盟好兄弟;若生女,就要成为石家大媳妇。”虽然后来两家四处迁徙而失去联络,但梁文生始终牢记着拜把大哥的话,只当女儿已经是石家的;所以才会在恶耗传来时,叫女儿从此着上男装。

梁文生将玉佩交到女儿手上,说:“去吧,去找石无忌。如果他是我石大哥的儿子,他就会认得这块‘凌云龙佩’,而如果

他真是我未来的女婿，那么，女儿，让他来为我伸冤吧！”为父只愿你能得到好的归宿，死而无憾！”

傲龙堡的秋天是最忙碌的季节。

各地营收帐目都已送来，他们得赶在年关之前合计营利收成与红利发放，让众兄弟们过个好年。傲龙堡内的备大首脑们岂是一个“忙”字可以形容得了的？四大楼内的伙计们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；相形之下，八院就冷清太多了。

如今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的苏幻儿，虽已为人母了，但可别期望她会有什么长进；人家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真是一点也不错！

一场午后的雷阵雨让苏幻儿眉开眼笑到现在；当早上的阳光夹带几许阴霾的时候，她心中就已有了计量。于是，中午硬是拖石无忌回兰院用餐，现在果不出所料——大雨滂沱而下；下雨天就是休息天了嘛！苏幻儿让佣人到前院传话：任何天大、地大的事情，一律等雨停了再说！下雨天，石无忌概不外借！

傲龙堡的当家依然是石无忌；可是，若说石无忌的命令可以称之为圣旨，那么。苏幻儿的话就是无可违拗的懿旨了！权衡之下，苏大姑娘——石大夫人的命令，还是乖乖顺从比较好，往后才能好吃好睡的过太平日子。因此，苏幻儿巴巴占住丈夫一个晌午的时光，也无人敢仗义执言，多置一词。

此时，面西的窗户大开，窗内的锦织椅上躺着一位美丽无双的大美人，像一只慵懒的波斯猫般的伸展四肢。她披散着一头绸缎般的乌黑的长发，将头轻靠在丈夫腿上，凝注秦秋雨中的百花沾露。眼神中是满足而喜悦的，樱唇上那一抹微笑是石无忌永生的眷恋。

“雨停了。”石无忌一手轻抚幻儿的丝发，一边低喃着。雨已歇，却也已近黄昏；雨后的黄昏橘红中央着少见的蓝紫色调，将天空妆点出一份少见的缤纷娇媚，映出满庭、满院的绚丽。

幻儿探手在檐上接了几滴雨水，弄得正手半湿。她俏皮地说道：“有水在滴，就代表雨还没有停；谁说雨停了？”

“强词夺理。”他在她的粉颊轻啄一下，心想今天下午是办不成公事了！幻儿一旦存心粘着他不放，他就无法全心去办公。这个小东西总是教他无计可施。

幻儿起身坐到他的腿上，搂住他脖子，黛眉深锁，叹气不已：“无忌，我好无聊哦！什么时候咱们南下去玩？什么时候教我骑马？还有三个月才过年，过年之前我势必还要寂寞好久，日子都不知要加何打发才好！”

他曾经提过要带幻儿南下去玩的，但这两年来，石无忌生意愈做愈大，相对也愈来愈忙，连先前允诺要教她骑马的事，也只有先搁置了焉。对于这一点，石无忌是有内疚的；但是，

要说日子过得很无聊,就太夸张了!

他笑道:“不知道前些天是谁在对我抱怨:睿儿太活泼,让人累得半死?”

石无忌深深相信,他们那宝贝儿子石定睿的鬼灵精性子,完全是遗传自他的妻子。正所谓:自作孽不可活!这句话可以应在这里吧?谁生的儿子就像谁的性子,果直一点儿也没错!

说起她那个儿子,苏幻儿皱皱眉说道:“哎呀,那不算啦!何况,当他有得玩,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,他哪还会想到我这个生他的娘啊,像今天他就跟他冷叔去城里玩了,也不可能天天腻着我。我说的无聊是针对你!让我变成怨妇,你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。”

石无忌侧首想了一下。

“你有什么玩乐的兴致吗?不然叫无瑕陪你四处去走走。你知道,在过年之前我无法分太多的时间给你的。”对于这一点,他是相当抱歉的。

“不要、不要!”她抗议般的直摇头,半跪在他大腿上与他平视着。“我只想让自己忙一点。”她相信自己已经暗示很多了,多得都不像是在“暗示”了。

他一头雾水地问道:“怎么忙法?如果你要,傲龙堡上上下下够你忙的了。”

苏幻儿翻了翻白眼。“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！”她决定直说了：“我是说，我想生个女儿来玩玩。”

两年来，她未再受孕的原因是，第一次生产时难产，致使石无忌决定不再让妻子受苦。那一次的痛苦会让幻儿决死不再承受第二次；可是，当小娃娃的可爱面孔浮上心头时，再多的苦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！说真的，她也早已忘了那种痛苦，准备再生一个。既然她是个美人，无忌是俊男，拥有这么优良的基因，哪有不努力增产报国的道理？

石无忌毫不考虑的拒绝了——“不行！我们说好不再生的。”

“你想好是不，你没空陪我，我也没怪你，可是你居然拒绝我这个可以排遣无聊的提议，太过份了哦。”她一边瞪他，心里一边打着主意；她不相信石无忌阻止得了她受孕，除非他准备不碰她。

“幻儿……”有时候他这个人人敬畏的石大当家，对妻子是根本没法子的，他简直没有反驳的余地了！就像无忌说的——太宠妻子无异是替自己找麻烦！

“就这说定了。”她独断的下了结论，接着搂住他深深的一吻，不让他有机会开口反对。

孩子！可爱的小娃娃！当这个念头在心中浮现时，就像种子着床了一般，逐渐在心中生根；她期待第二个孩子在身体

直中孕育。

生个孩子来玩？这种话也只有苏幻儿说得出口，石无忌打算找冷刚来好好研究一番，最好是能找一些好玩的事来转移幻儿的注意力；她真的是太闲了！

日子依然无聊的过着，苏幻儿空上“闲妻凉母”得都快发霉了！

她决定到松院去抓儿子回来玩一玩。这个定睿！一天到晚不是缠着冷叔，就是跟着他爹与其他叔叔们，反而不大粘她这个做母亲的——小小年纪就会说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：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哼！那小子也不想想她若是那女子，他不就是“小人”了？儿子会找她只有两个原因——不是饿了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没空！在儿子的眼中，她不是母亲，而是专和他抢父亲的女人——其实，也的确是如此啦！

在经过柳院时，不经意听到许多嘈杂的人声；敢情今天是无介忙里偷闲，找来几个朋友小酌一番了？多聪明！为工作卖命是傻蛋行为，工作与休息兼顾才正常。她那老公就是看不破这一点，才会忙得没空陪她；但，话又说回来，她也很气这个死无介——不去浩然楼帮忙做事，却躲在这边凉快，让她那个宝贝老公忙得半死！她倒要听听他们在聊什么国家大事，重要到要浪费时间耗在这里。

“无介兄，您真该去万花楼瞧瞧！那个年初刚由江南来的

大美人秦秋雨，实在美得没话说。她一来，就使得万花楼天天爆满、门庭若市，连当年的马仙梅也没得比。而多少王公贵族天天捧着火把银两上门，就只为一睹她的芳容！”

幻儿认得这个声音，是去年乡试及格的秀才，家中有几个钱，肚子中也还有几滴墨水，为人尚可，只是喜爱附庸风雅、流连烟花场所冒充风流才子！好像是叫封书官吧？

男人聚一堆的聊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女人；现在，她倒是好奇无介会怎么回答。

无介回道：“烟花女子本已十分可怜了，那些争着去看她的男人是何居心也就不用说了，我又何必去凑一脚？再说，要看美人我家就有两个了；谁敢说当今天下还有哪个女子的姿色，可以赛得过我嫂子或妹妹的？”

这个无介，倒是挺护她的！苏幻儿决定放他一马，原谅他的偷懒。而由无介的言谈举止间，幻儿发现无介也已长成了一个成熟的伟岸男子了；平时虽然不大感觉得出来，但听见他刚才那一番话，才发觉他真的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。

封书官又道：“秦秋雨的美丽也是一等一的绝艳，当然不敢与你大嫂或妹妹相提并论；到底她们是大家闺秀，出身贫苦的秦秋雨如何和她们比？不要动不动就抬出你们家那二尊天仙来压我们好吗？她真的是值得一看的大美人；通音韵，能歌善舞、温柔甜美，最重要的，她还是个清倖。万花楼鸨母说，这

个月二十一是秦秋雨十八岁生日,要让她破身。那些王公贵族已叫价到一百万两了!为了当她的第一个男人,他们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;唉!只可惜我无此财力。无介兄,你何不去拔个头筹?”

只有无聊又钱太多的男人才会去想这种事!幻儿在心中对他们嗤之以鼻。突然,她想到一件会让她忙碌起来的好玩事——长嫂如母的她也该为二位小叔找老婆了!这么好玩的事,她怎么会给忽略了呢?真是太、太不应该了,她眼中掠过一抹诡异的光彩;看来,她那个老公也不必担心她会一直想生个宝宝来打发时间了。

只听无介一阵朗笑,说道:“对于糟蹋别人清白一事,我无力阻止,但也十分不屑为之。哈!平日一个个看来正经文士,碰到这种事居然全成了急色鬼。封兄,这种事没什么好宣扬的。”已二十四岁了,石无介仍无心于女色之事,成天只忙着公事,不然就是骑马狩猎。寻欢作乐对他而言是浪费时间与金钱的笨事;反正石家后代香火已有着落,他也乐得清闲。

幻儿当然明白无介的心思,但她才不让他如愿;要是石无介清闲了,她还有什么好玩的?当然不行!

她转身回兰院,没再多听下去,一颗心思全放在万花楼那个清倌花魁身上了。秦秋雨?嗯,是怎样的一个大美人?她相当有兴趣去一探其真面目。

与其说苏幻儿想一睹大美人芳容，倒不如说她尝一尝古代上花街柳巷的滋味；她这个来自二十世纪的好奇宝宝，终于发现了好多桩好玩的事了。唉！后果会如何，又有谁能想像：但愿上天保佑石无忌的心脏够坚强，不会被她给吓死。

心意一定，苏幻儿便让佣人去请小姑无瑕到兰院共谋；恰巧冷刚带无瑕回傲龙堡过年团圆——要做坏事，得有人作伴才玩得起来，而石无瑕是当然人选！苏幻儿偷笑到嘴巴都快抽筋了。在等无瑕前来的时间里，她拉开大木柜，半个人全埋入石无忌的衣柜中东翻西找，只见一件件衣服不断从里头被丢出来；身为傲龙堡的当家主母，原来该有的好形象早被她很努力的破坏光了，如今哪还有什么矜持？

所以说，石无忌太溺爱她了；有时候，苏大姑娘是不能太宠的。

石无瑕一脚才正要跨进她的房间，却看见一件衣服冷不防的迎面飞过来，她伸手接住了那件被丢过来的衣服，瞠目结舌的看着她大嫂在那里翻箱倒柜。

“嫂嫂，你不会是要休了大哥吧？为什么丢他的衣服？”闪入石无瑕脑中的第一个想法是：大嫂与大哥又吵架了。每当他们之间有冷战发生时，遭殃的人绝对是石无忌！即使冷战次数屈指可数，但每个人都猜得出结果如何。不过，苏幻儿凡是不会让丈夫在众人面前难堪的，她之前最严重的抗议，也不